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四書經疑貫通卷五至八

詳校官大理寺卿臣富炎泰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吳俊

謄錄監生臣菊魏錫

欽定四庫全書

四書經疑貫通卷五　　元　王充耘　撰

孟子首言亦有仁義而已矣一書之中以義配仁至言窮不失義達不離道則以義配道無義無命則以義配命進以禮退以義則以義配禮尊德樂義以義配德理也義也以義配理其不同何歟

仁義二者固人道之大端仁而非義則傷於流義而非仁則傷於忍然世之人能卓然自立者不一二而隨俗

雅化者常千百以其不知有義故也故君子之行也則義以方外其施於事也義以為質而不敢須臾離焉然後能不為世利之所揺動不為嗜欲之所驅役而動容周旋泛應酧酢自然不出乎規矩凖繩之外孟子之言所以或以義配仁或以義配道或以義配禮或以配德或以配理所以見義之為道無所不在而君子之於義當不可須臾舍也

孟子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而已矣者竭盡無

餘之辭孝弟之心人所同有果足以盡堯舜之道歟夫子宗族稱孝鄉黨稱弟又以為士之次何歟有子以孝弟為仁之本孟子又以事親從兄分屬

仁義又何歟

孝親為仁敬長為義二者根於人性之自然堯舜人倫之至亦率是性而已豈於孝弟之外而他有所謂道哉人能擴而充之親親以及人之親長長以及人之長始於家邦終於四海是亦堯舜而已若其孝弟之僅見稱

於宗族鄉黨焉是則士之次者耳有子以孝弟為仁之本是言仁而義在其中孟子以事親從兄為仁義之實是指仁性之發見而切近精實者

孟子言詖淫邪遁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聖人復起必從吾言矣其闢楊墨則曰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或先政而後事或先事而後政何歟或先之以詖淫邪遁之辭或終之以邪說詖行

淫辭又何歟

孟子所論詖淫邪遁於知言好辨章凡兩見之其實皆為楊墨異端而發也孟子有意於著書以明道故先後復出錯綜以成文非有它義也或者見其先後顛倒而謂其各有所謂者錯矣

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資之深取之左右逢其原與博學詳說反說約之旨同歟

深造自得本乎體認之精博學詳說本乎講貫之熟體認透徹故不假言語而自然默會其理於心講貫該洽故可以反而說到至約之地所謂反說約者昔也千言萬語無以盡其形容及其貫通則一言足以得其要領猶夫子告曾子以吾道一以貫之之類是也兩章各自發明一義亦以互相足也

墨氏兼愛孟子闢之詳矣觀孟子曰人之於身也兼所愛又曰仁者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非兼愛

而何

墨氏兼愛者謂視其至親無以異於衆人仁者以所愛及所不愛則行之必有漸次施之必有等差如親親而及於仁民仁民而及於愛物雖同一愛之心而其間自有輕重厚薄是未可以為墨氏之兼愛也夫愛而施之於人則有所擇無所擇則謂之兼愛若其施之於身則豈有所擇哉而何惡於兼愛也

孟子曰仁之端曰惻隱義之端曰羞惡禮之端曰

辭讓智之端曰是非仁義禮智並立而為四也又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惟仁義並而為二禮之實則曰節文斯二者言知之實則曰知斯二者弗去是也其對待不同何歟一則言端一則言實又何歟

人之性細分之則有四觀其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發而可見究其大分則不出乎仁義二者即其孩提之童皆知愛親敬長而可知自其萌動之初言之則謂之端

就其行事之切實言之則謂之實

孟子言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樂取諸人以為善又言舜聞一善言見一善行沛然莫之能禦中庸稱舜好問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其旨同否

舜之所以為大而不可及者以其能取諸人以為善耳好問好察邇言執兩端而用其中可以見其取人為善之實聞善言見善行沛然決江河而莫能禦可以見其

取人為善之容三者而並觀則舜之善與人同者可識矣

孟子曰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又曰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畆而徹其實皆什一也九一專舉文王什一合三代言之何歟又曰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則又以野與國為九一什一之分何歟

九一者井田之制什一者三代取民之常井田大備於

周故於文王言九一至於計其取民之實則三代皆不過什賦其一耳故夏之貢商之助周之徹其實皆什一焉然周人之徹合貢助而用之貢法用於國中故云國中什一使自賦助法施之於野故云請野九一而助夫自井田形體觀之則公取百畝而八家各私百畝是為九賦其一自一夫受田百畝通實耕公田十畝計之則又何嘗非什取其一哉故曰夏之貢商之助其實皆什一也

孟子稱伯夷聖之清而夫子以不念舊惡許之孟子稱柳下惠為聖之和而又以不以三公易其介言之何歟

伯夷不念舊惡而不害其為聖之清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而不害其為聖之和

孟子居廣居立正位行大道謂大丈夫又曰居仁由義大人之事備矣一則以仁義禮並言一則言仁義而不及禮豈大人與大丈夫有間歟

仁義為人道之大端禮特節文斯二者而已世固未有居仁由義而所處有非禮亦未有能備大人之德而不足稱大丈夫者但謂之大丈夫則對妾婦而言謂之大人對衆人而言耳

公都子好辯章言堯舜禹之抑洪水武王周公之寧百姓孔子之作春秋孟子之闢邪說而不及湯文離婁篇言舜由仁義行至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事終於孟子私淑諸人而不及堯末篇言堯舜

禹湯文王孔子見之聞之之異而不及武王周公豈有說歟

孟子答公都子好辯章歷序羣聖之功而終之以已之闢邪說於離婁篇歷序羣聖之德而終之以已之私淑諸人末篇歷序羣聖道統之傳而終之以自任之重有不得辭者三章語雖不同而大意則皆相似其間所叙羣聖或詳或畧則亦彼此互見而非有所去取於其間也

孟子曰今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者不行先王之道故也又曰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又曰是乃仁術也其所言如何

仁心謂有愛人之心仁聞謂愛人之聲聞於人仁言則仁厚之言仁術則行仁之術是蓋有所指不可比而同至於仁聲即所謂仁聞也

孟子以瞽瞍底豫而天下化為舜之大孝中庸以德為聖人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内宗廟享之子

孫保之為舜之大孝其不同何歟

常人之孝則悅於親而已而舜之孝能使瞽瞍底豫而天下之為父子者定此其為孝豈衆人所能及哉謂之大孝宜矣然孝者百行之原非特順乎親而已舜之德為聖人是能不虧其行以辱其親尊為天子富有四海是能以天下養其親上則宗廟享之是能推愛親之心以追崇乎其先下則子孫保之是能廣愛親之心以垂裕乎其後不謂之大孝可乎觀夫子以事君不忠涖官

不敬戰陳無勇為非孝則所謂孝者豈其飲食供養父母為哉

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或曰性可以為善可以為不善與孔子所謂性相近習相遠惟上智與下愚不移將無同歟

無不善者性也無善者非性也可以為善者性也而不可以為善者非性也蓋凡為不善者皆汨於氣禀濁惡而然非性之本然也告子不知性之本然又不知其混

於氣質但見人之所為有善有惡故以為皆出於性非也孔子言性相近亦非言性本然但指其雜於氣質者言之故云相近如胡越之人生而同聲嗜欲不異謂其相近可也及其長也有累數譯而不能相通者習使然也然就其相近之中又有美惡一定而非習所能移者上智下愚是也此皆性為氣禀所拘而然故云氣質之性若告子則既不知性亦不識所謂氣但暗想而臆度之耳豈可以夫子之言性者例論哉

告子曰性猶杞柳也曰性猶湍水也曰生之謂性曰食色性也曰性無善無不善也是固荀楊佛氏蘇胡言性之說矣而先儒或謂之近或謂之畧相似抑有說歟

告子以善惡皆性之所無而生於習楊子以善惡皆性之所有而成於修故云楊子善惡混之說佛氏以作用為性如目之視耳之聽手之執持足之趨走即所以為性告子生之謂性指人之活動而能知覺運動者為性

言未嘗直指作用為性故云與佛氏之説大畧相似

有天民者有大人者先儒謂天民猶有意大人則無意無必論語之惟我與爾有是夫先儒謂聖人於行藏之間無意無必子路雖非有欲心者未能無固必也其説同歟

天民必達可行之天下而後行不肯小用故未能無意大人則正已而物正隨其所遇無不可行故無意無必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此豈有意必於其間哉亦隨所遇

而已是即所謂大人者固非子路之所能及也

孟子人心人路章以仁義並言至章末惟言求放心而不及義不忍不為章以仁義並言至章末惟言無受爾汝以言餂人以不言餂人而不及仁矢人函人章言不仁不智無禮無義四者章末止言莫如為仁而不及義禮智何歟

仁義禮智四者性之德也而仁義二者又其中對立之關鍵其分雖則不同其理實亦未嘗不相關涉故世之

人未有此心放失而能處事適宜亦未有多行不義而不足以戕其心之德者故言仁足以該義而言義亦足以該仁此孟子所以每以仁義並言也若論其極則仁又為萬善之長而義禮智皆統於其間此所以又或專言仁而不及義禮智也

孟子言君子過化存神可與天地同流中庸言至誠贊化育可與天地參又言至聖之如天如淵至誠之其淵其天其配諸天地者將無間歟君子誠

聖亦有間歟

贊化育者能輔助天地之所不及故云與天地參過化存神則其作為與天地一矣故云與天地同流至聖之如天如淵是言聖人與天地並即所謂與天地參者也至誠之其淵其天是言聖人與天地蓋無間即所謂與天地同流者也君子固聖人之通稱也而誠之至極獨非所以為聖人者乎

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又曰堯舜性者

也湯武反之也性之性者意果同歟身之反之義果異歟

性之身之假之所謂之者指仁義而言性者反之指人品而言堯舜之於仁義出乎天性者也湯武之於仁義躬行實踐而有之者也五伯之於仁義則假借其名而已非真有也此三之字所謂指仁義而言堯舜之為聖人不假修為所謂自明誠謂之性者湯武之為聖人則既失而復得修為以復其性者也此二者所以為論人

品

孟子兩言四端仁皆曰惻隱之心義皆曰羞惡之心智皆曰是非之心獨於禮一則曰辭讓之心一則曰恭敬之心其言禮不同何歟或言端或不言端何歟

人心感物而動大約有此四者故孟子取而言之以明人心有仁義禮智耳然細求之豈特四者而已哉故均之為發於禮也而或為辭讓或為恭敬其形於外者雖

不同然要其根於禮則一則恭敬與辭讓故同一類而非猶水火之相反也豈獨禮而然哉仁之發為惻隱矣然又有所謂怵惕惻隱之心夫怵惕者戰動之貌惻隱則有傷痛之意焉二者未始盡同而其根於仁則一也夫寧有不同哉欲人因其發見之始而擴充之故以端言若直因其用之見於外以明其體之有於中則雖不言端可也

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禮之

實節文斯二者是也中庸曰仁者人也親親為大義者宜也尊賢為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一以義為從兄一以義為尊賢一以禮為事親從兄之節文一以禮為親親尊賢之所生何以不同

仁主於愛而愛莫先於愛親義主於敬而敬莫先於敬兄然敬兄亦此敬也敬賢亦此敬也論其切實則以從兄為先論其施於政事則以尊賢為大親親尊賢而有

等殺即事親從兄之有節文者其為理一也

孟子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若夫為不善非才之罪也則以才對情及言天之降才爾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則以才對心言者何歟

性不可見所可見者情耳孟子論性善故反覆心與情與才言之以明人性之本善者於其情其心其才見之而非以才對情對心言之也

孟子言性或以善或兼心或言天下之言性也則

故而已矣故者以利為本或又以性命命性互言

其理氣賦禀之分別

性即實理無形而難明故孟子道性善必指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言之且云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其已然之迹皆即其可名之粗以明其不可名言之妙至於命性性命反覆互言則又欲人於養則付命於天道則責成於已耳非正論性也

孟子論禹周公而繼之以孔子春秋叙舜禹湯文

王武王周公而亦繼之以春秋前章終之以距楊墨後章終之以予私淑諸人何歟

前章論聖人之功故終之距楊墨以見己之所以有功於世後章叙羣聖之統故終之以予私淑諸人以見己之所以接道統之傳

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又曰仁人之安宅也義人之正路也義皆言路而言仁若殊何歟又曰夫仁天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而不及義又何歟

仁與義對然專言仁則義在其中仁就所存言之故或曰人心或曰安宅義就所行言之故皆曰人路此以仁與義對言者也又言仁為尊爵安宅而不及義此舉仁而義在其中也

孟子曰存其心即孔子所謂操則存矣而又曰君子以仁存心者同歟又曰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又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將所存各異歟

存其心者謂操而不舍以仁禮存心謂存此仁禮於心存乎人者猶言在人豈無仁義之心存非用力之謂君子存之言君子所以異於庶民者以其能存此心也存者操存之稱是則存之字雖同而其所指之義則不能無少異也

孟子言七八月之間旱集註謂周七八月夏五六月又言歲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集註謂夏九月十月此主於改月數之說矣而論語言莫

春浴沂則曰今上巳祓除是也此又不主改月何歟

改正朔不改月數可以證諸詩書周禮獨於春秋改之然非春秋則無以見周正建子朱子於孟子初取夏令十月成梁為據而以為周正晚年又欲改從夏正然孟子出於春秋之後則其所言指周之子正無疑論語浴沂但言莫春而不言三月亦不見月數之改與否

孟子既以仁為人心矣至言失其本心則又指義

言之既以義為人路矣又曰夫道若大路然則又

指道言之何歟

仁為人心所以見其為此身酧酢萬變之主而不可須臾失然羞惡之心亦人所固有者也則義獨非本心乎義為人路所以見其為出入往來之所必由而不可須臾舍然道亦人所共由者也獨非大路乎大抵專言義指其親切者言之至於道則槩言之而義固在其中矣

孟子道性善故言盡心知性存心養性也天下之

言性則故而已者以理言也夫子言性相近是固以氣言之也然告子杞柳湍水以喻食色無善無不善之說孟子辭而闢之何歟至其言動心忍性性也有命則又若以氣質言之又何歟

孟子道性善是固專主理言夫子性相近則固兼以氣言而孟子動心忍性性也有命未嘗不兼氣質之性若告子杞柳湍水之喻食色無善無不善之說則但知有氣而不復知有理此孟子所以辭而闢之也

四書經疑貫通卷五

四書經疑貫通卷六

元　王充耘　撰

孟子言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程子曰仁推已及人也論語一貫忠恕章程子又謂以已及物仁也推已及物恕也何以言之不同

以仁與恕對言則以已及物為仁推已及物為恕以仁民與愛物對言則仁謂推已及人如親親以及人之親長長以及人之長故但可施之於民而不可施之於物

所謂推己則一而其所從之則有不同故其義亦不能無小異在細體認之而已

孟子言存心養心盡心求放心不動心存其心失其本心立言不同將何所用力歟

自其心之已失者言之則以求放心為先自心之已收者言之則以存養為急蓋能存能養則此心必不至於放逸能寡欲以養之則此心自無時而不存心既存而不為欲所昏則義理昭著而有以盡乎此心之量知之

明而守之固則外物之至又豈足以動其心

孟子言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答反其敬與自反而仁自反而有禮自反而忠之旨同否

一言行有不得而反巳益務自修一言人以横逆相加而反求諸身恐禍自巳至其所因雖各不同然其為責巳而不責人一也

孟子言四端曰知皆擴而充之矣是充其性形色

天性章惟聖人可以踐形是充其形何歟

性之發見爲甚微擴而充之以造其極形之付予無不備充而滿之在踐其理

孟子曰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是言性則四者皆在其中矣至離婁篇首有曰天下之言性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爲本程子謂此專爲智而發何歟

孟子論君子所性而下言仁義禮智根於心則固兼四

者而備言之至謂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而其下申言所惡於智者為其鑿也若智者如禹之行水則無惡於智此豈非專為智而發乎不然何以舍仁義禮而不言也

孟子言樂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國又言知性則知天所以事天也四者之義何以分

天者理而已矣自然循之則為樂勉强而行之則為畏究極其所以則為知奉順而不違則為事而天之所為

天則一也但樂天畏天因事大恤小而言所指者在事之理知天事天從心性上言直指性分之理此為小不同耳然事物之理即性分之理亦豈有二致哉

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又曰平旦之氣好惡與人相近梏之反覆則夜氣不足存旦氣夜氣浩然之氣其旨同歟

浩然者氣之本體其充周乎吾身即其充塞於天地而無所間者也夜氣則此氣之息而復生旦氣則平旦未

與物接其氣清明之時也雖各有所指而其為氣則未始不同但養浩然之氣所以為不動心之本夜氣旦氣可以驗良心之發見而為收放心之機故於浩然之氣有養之之工夫而夜氣旦氣則無所用其力矣

孟子曰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贍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又曰以善服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以善養人者然後能服天下何以言之相戾耶

均之為服人則以力不如以德均之為以善則服人又不如養人葢王者雖曰以德服人然初未嘗有所取勝於人之心究其所歸政所謂以善養人者也何相戾之有哉

孟子將朝王王欲就見則辭以疾明日乃出弔於東郭氏先儒謂正與夫子不見孺悲取瑟而歌同意竊謂孺悲與夫子有師友之誼齊王於孟子有君臣之分孟子安得以待孺悲者待齊王哉

孟子以道自任雖仕於齊而未嘗卑諂以徇其君齊王亦稍知尊孟子如所謂寡人如就見則是未敢純以臣禮待孟子故孟子明言將大有為之君則必有所不召之臣是未可以尋常君臣之分例論也辭疾而出弔使之自反而於尊德樂道為有加於其前此孟子之心也孟子之敬王豈衆人所能及哉

孟子言仁義禮智之端又言仁義禮智之實端與實何所别歟言端則具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四者

之目而言實則止於事親從兄二者之推其目不同何歟先儒謂誠心為四端則信在其中矣四實又益之以樂斯二者樂則生矣抑有說歟

端是指良心萌動發見之初而言實則指其行事之切近而精實者言論此心發見則感物而動其端有四論其見於行事之切實則不出乎事親從兄之兩端善端之萌動非有所計較而偽為是即所以為信事親從兄皆出乎自然而不待於强為是又所以為樂前章論心

之發見故其目止於四後章論天下之道皆原於事親從兄故又推而及於樂各有所因而言不可一槩論也

孟子仁人心章以人心人路言仁義而已章末獨言求放心不及義人皆有所不忍章以充無欲害人之心無穿窬之心言仁義章末獨言無爾汝與言餂人而不及仁何歟

能求放心則心不違仁而所行自無非義矣故章末專論求放心而不及義仁為惻隱充之則止是愛人一路

義為羞惡充其所不為則精明曲折有非一端故孟子於人皆有所不忍不為章末獨詳於義而略於仁也

孟子不動心章言持其志無暴其氣下文詳言養氣而不及於志又言其為氣也配義與道下文詳言集義而不及道何歟

持志之工夫簡而易知養氣之工夫密而難明故孟子因公孫丑之問獨詳於養氣而不復更言持志道者事之理義者理之宜合乎道者容有不適其宜合乎其宜

者未有不中夫道此孟子所以言氣配義與道而其下文詳言集義而不及道也

孟子嘗並言伯夷柳下惠伊尹孔子而於得百里之地而君之一章言不及於柳下惠其趣一也一節言不及於孔子聖人百世之師一章言不及伊尹柳有說歟

孟子嘗以夷惠伊尹孔子並言者所以明均之為聖人而其知行不必盡同其德之偏全亦異要必如孔子然

後為至也其他或言不言則各有意焉論得百里之地君之而不及柳下惠以公孫丑問伯夷伊尹何如而不及柳下惠故孟子亦就其所問而答之言三子道不同趨則一以曉淳于髡則三子之所為如水火之不相入故可以見行事之不同若夫子則可仕可止可久可速兼三子之所為而不可與三子並論矣故不及孔子論聖人之所行是以聳動百世則夷偏於清足使聞其風者頑廉而懦立惠偏於和聞其風者使薄敦而鄙寛以

其偏於一而可學也若伊尹則治亦進五就湯有似乎伯夷之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其亂亦進而五就桀又有似乎柳下惠之何事非君何使非民百世之下欲學者而無由此所以論百世之師而不及伊尹也

孟子言詖淫邪遁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或先政而後事或先事而後政何歟或先之以詖淫邪遁之辭或終之以邪說詖辭又何歟

孟子之時楊墨為害其說為邪說其行為詖行其辭為淫辭使人惑於其言而喪所守故孟子力排之其所謂知言者知此而已其所距絶而放之者亦放此而已其言生於心害於政事者凡兩見於其書而其先後有不同者蓋錯綜以為文耳非有異同之意於其間也猶其首章先言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末乃云亦曰仁義而已何必曰利皆反覆以成文初未嘗膠於一定也學者何可以此而疑其先後有異哉

仁義禮智道德中條目也而孟子言尊德樂義以義配德又言士窮不失義達不離道以義配道然則義又居道德之外而所謂道與德不足以該之歟

義固道德之一物也然義與利相為消長孟子欲正人心莫先於明義利之辨故每每以義對道德言之葢取其切於救時也

孟子言仁人心也而夫子稱顏子其心三月不違

仁心與仁果二乎曾子言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而中庸言忠恕違道不遠忠恕與道果一乎

人之本心莫不有天理而無人欲故心與仁本不可判而為二孟子所謂仁人心是也自其為私意之所隔絶然後其心有時而不仁顔子能克己私此其所以心不違仁也道者天理自然大公而無我忠恕人事蓋勉强推己以及人聖人之忠恕不待用力而自然及物是即所以為道學者必勉强行恕庶幾可以造乎自然此忠

恕所以與道相去不遠而未可以為道也

陳代曰不見諸侯宜若小然孟子告以不可往見之意而正其枉尺直尋之非公孫丑問不見諸侯何義則答問尤為詳悉孟子所以告二子者不同何歟先儒欲學者合而觀之其說乃盡敢問合此二章而觀之若之何而其說乃盡

答陳代但因其問而析之故其辭略答公孫丑者合而觀之因其反覆詰難故說之詳合二章觀無餘藴矣

孟子曰持其志無暴其氣是志氣必交相養也又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不言持志而言知言何歟且既曰其為氣也配義與道矣又曰是集義所生者一則以氣為道義之配一則以氣為集義所生又何歟

以志氣並言則當交致其力專言養氣則持志固在其中葢念慮之發聽其所如往而無以主之必有不合於義而無以集義生浩然之氣矣養成此氣則可以配道

義而為之助而養之之始乃由事皆合義而後此氣自然發生於中是道義以氣而助而氣以義而生也

孟子稱堯舜而有性之性者之異稱湯武而有身之反之之殊

前章帝王伯之不同以堯舜湯武對五伯而言則堯舜由仁義行湯武身履仁義而五伯假仁義以濟其貪欲之私耳此之字指仁義而言也後章言生知學知之分以堯舜方之湯武則堯舜所性有者也湯武力行以反

之也前章所以使時人知真偽之當明後章所以使學者知聖人之可學意各有在也

孟子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又曰存其心養其性又曰養心莫善於寡欲抑養其一而二者皆得其養歟三者皆當致其養歟

三者固當兼致其力而養心為要何也志為氣帥是氣聽命於心心統性情是性具於心苟心為欲所害而失其養焉則性氣與之俱喪矣

孟子言公侯之地皆方百里又言周公之封於魯
太公之封於齊地非不足而儉於百里及朱子於
季氏伐顓臾之下則曰顓臾在魯地七百里之中
朱子之説必有所據矣然百里七百里皆與周禮
王制不合將安所折衷歟
大國地方百里者古制也然詩云奄有龜蒙遂荒大東
至于海邦則其地豈直百里而已哉孟子於班爵之制
皆不能語其詳直據古制以為言耳而朱子之説則本

諸戴記所謂封周公以曲阜之地七百里為說耳王制成於漢儒固未可以為據周禮亦周公未成之書夫禹會諸侯玉帛萬國至商而僅千七百國則其土地并吞非復其舊矣武王革商亦因而授之未必能損强大之國使之悉就古制也諸侯之多强大而使周公太公以百里新造之齊魯廁於其間其能久乎以此推之則二國始封必已不止百里矣

四書經疑貫通卷六

四書經疑貫通卷七　　　元　王充耘　撰

中庸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又曰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所言若不同何歟首章以下文專言道而不言性教後章但言性教而不及道何歟

首章原性道教之名義自義理上言後章論性教之異同自人品上分故之謂謂之其文法自别首章下文專

言道而不言性教性為道之原教由道而出道足以該性教也二十一章但言性教而不言道性者所性而有此道教者由教以入此道性教足以該道也

中庸首章先言戒懼而後言慎獨末章引詩先明慎獨而後明戒懼其先後不同何歟先儒釋首章慎獨則曰戒懼而於此尤加謹焉末章釋不愧屋漏則又曰君子戒懼不待言動而後敬信其為已之功益加密矣又何歟

戒懼者存養於未發之先慎獨者省察於將動之際首章先未發而後已發故言戒懼於慎獨之先末章自外而内故言戒懼於慎獨之後先戒懼而後慎獨所以謂君子既嘗戒懼而於此尤加謹焉先慎獨而後及戒懼所謂君子不待言動而後敬信其為己之功益加密

中庸首言中者天下之大本和者天下之達道中言五者天下之達道末言至誠立天下之大本所謂大本達道者同歟且或言達道達德而不言大

本或言大本大經而不言達道又何歟

中庸首章言中為大本和為達道其後言達道大本皆以申明首章之意而已言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詳言道之條目然達道可以條目言未發之大本未可以條目言也此所以不言大本三十二章言經綸大經立大本而不言達道然大經為五品之人倫是即所謂天下之達道果何嘗不言也哉

中庸首章言致中和二章又言君子中庸其說同

歟六章言用其中於民而不言庸十三章言庸德庸言而不言中十章又言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又先言和而後言中其說異歟

以性情言之則曰中和以德行言之則曰中庸然中節者未有不可久行可常行者未有不中節是用中可以不言庸而庸德亦可以不言中也先中後和自體以及用先和後中自易而之難

中庸十二章曰君子之道費而隱故君子語大天

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十六章言鬼神之德先儒曰此前三章以費之小者言此後三章以費之大者言何以有大小之殊歟又曰此一章兼費隱包小大而言何以有包與兼之異歟哀公問政章又曰此一章包費隱兼小大以終十二章之意曰包曰兼又何以互言之歟

道無不該而無迹可見故曰君子之道費而隱費就事而隱就理言也雖一致而事有不同言動顰笑事之小

者也施之天下國家事之大者也而莫不有理存焉中庸自十三至十五章即其近且小者言之則為費之小自十七章至十九章極其遠且大者言之則為費之大至於鬼神章以費隱並言而不言小大所以為兼費隱而包小大哀公問政章以小大並言而不言費隱所以為包費隱而兼小大蓋無非所以發明十二章之意也

中庸以好問用中為舜之大知以德為聖人至子孫保之為舜之大孝至言得其祿位名壽則又歸

之大德其說同歟

語聖而至於舜其德可謂極矣故其知曰大知孝曰大孝德曰大德言其至大而無以復加也春秋傳所謂德至矣大矣如天地之無不覆載者此之謂也

中庸曰君子居易以俟命孟子曰行法以俟命又曰夭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其說同歟

對行險而言則曰居易由反之而言則曰行法夭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是即所謂居易即所謂行法俟命者聽

命於天立命者全天所付

中庸言君子之道凡七其旨果有同異之分歟二十四章言至誠之道二十七章言大哉聖人之道至誠聖人君子其道果有大小之殊歟

道者事理之當然唯君子為能體之故曰君子之道體道而造乎其極者為聖人故又曰聖人之道道有諸身皆真實無妄則又謂之至誠之道其名雖有不同然其為道則一而已

中庸六章言知八章言仁十章言勇正以中庸不外乎三者之中至九章言知仁勇之事可能而中庸不可能然則中庸又在三者之外歟

中庸之道非知無以知之非仁無以守之非勇無以强之故舍知仁勇則不足以行此道非以為知仁勇即中庸也使所行合乎知仁勇之事然非適可而平常則亦豈足為中庸哉故天下可均爵禄可辭白刃可蹈而中庸不可能葢亦姑借三者之難以形容中庸之尤難耳

中庸言仁者人也親親為大義者宜也尊賢為大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契教人倫曰父子有親君臣有義言仁若無異也其言義則各有所主何歟

父子主恩君臣主敬仁之於父子義之於君臣者此人道之大端也若孟子以從兄為義之實蓋以君臣之敬始於敬兄而中庸以尊賢為義之大則自為政者言之而皆義之正也

中庸言君子之道者六其旨亦有殊歟二十七章

言大哉聖人之道其與君子之道亦有同歟

中庸為傳道而作故一書所言無非道前半篇自入德而言則多言君子之道葢自其公共者言之人人皆可與知而能行也後半篇自成德而言故皆言聖人之道葢能體此道者聖人所獨也此所以有君子聖人之分而其為道則一也其言君子之道凡六雖所從言之不同要皆反覆推明此道而已道固未嘗有異也

中庸君子之道費而隱章言極其至聖人有所不知不能是雖聖人亦未至於造其至也然其後言至聖至誠至德至道皆聖人也何歟

自道而言之則天地有憾惟道爲大故極其至雖聖人有所不知不能自聖人言之則體道如聖人可謂造乎其極矣故皆可以言至也

中庸自致曲至能化即繼之以至誠如神孟子自可欲之謂善至於大而化之之謂聖即終之以聖

而不可知之之謂神其曰化曰神意旨異矣而皆由化以至神請言其次第之所以同

致曲而至於能化其化屬乎人自可欲之善積至大而化之其化屬乎已至誠如神以其鬼神之能前知聖不可知之謂神以其神妙不測其所謂化固不同其所謂神亦異其間次第不可强同但其論積累擴充以造乎其極則一而已

中庸一書言道者多矣而言君子之道者凡七其

旨亦有同異之分歟二十七章言大哉聖人之道聖人君子其有大小之殊歟朱子章句謂二十二章以下承上章天道人道之意以立言二十七章既言大哉聖人之道則是言天道矣而章句謂其言人道何歟

中庸憂道學失傳而作故一書專言道前言君子之道以道為衆人之所同雖愚不肖可以與知能行也後言聖人之道以體道為聖人之所獨行道而造乎其極非

聖人莫之能也且所謂君子通上下言之雖聖人亦在其中也其所謂道一而已果何嘗有小大之分歟二十二章以下承上章天道人道以立言其言自然者皆天道用力者皆人道二十七章首言聖人之道似乎言天道矣然其中間言尊德性而道問學備言修德凝道之大端示人以入德之方莫詳於此則謂其言人道不亦宜乎

中庸有曰不誠無物攷之魯論主忠信章程子曰

人道惟在忠信不誠則無物居敬行簡章程子曰

居敬則心中無物兩言無物不同何歟

不誠無物者恐其無物也居敬則心中無物者欲其無物也葢誠為事物之根柢言而不誠則為妄言行而不誠則為妄行矣故曰不誠則無物而物不可無則誠不可已也人之一心所以酧酢萬變然使外物紛擾乎其中則酧應必顛倒乎其外惟主於敬則整齊嚴肅而外物不得以入其間其所行自矜持而不擾矣故曰居敬

則心中無物物物不有於心則敬不可已矣

篤恭而天下平者乃聖人至德淵微自然之應中庸之極功也樊遲問仁章謂推而達之天下則篤恭而天下平子路問君子章謂修己以安百姓篤恭而天下平何也

篤恭而天下平故為中庸之極功然其原起於恭敬則凡為恭敬皆可以推之以造乎其極是故居處恭執事敬推而極之則篤恭而天下平脩己以敬而至於安人

安百姓是亦篤恭而天下平中庸要其終論語言其始故程子有推而極之之言而引中庸以實之也

中庸言脩道以仁而繼之以仁者人也孟子言仁也者人也而繼之以合而言之道也二書之所謂仁者人也仁也者人也其亦有不同乎道人所共由之路即五典之達道或以人脩之或以人合而言之學者之用功其亦有不同乎

中庸言仁者人之所以為人之理孟子言仁為理而人

為物以仁之理合於人之身言之則謂之道是孟子之言雖本於中庸以下文推之所指各異然以外國本於仁也者人也之下有義也者宜也等語推之則與中庸所言固無以異蓋中庸因論脩道而下文析之為仁義禮知孟子條列仁義禮智而總之所以為道其實一而已道即五典之達道脩之固存乎人若以合而言則推原道之所以得名者如此而非學者用功之謂也

中庸言君子之道費而隱語大莫能載語小莫能

破十三章至十五章言費之小十七章至十九章
言費之大三十章又言小德川流大德敦化下文
申言天地之所為大而不言小何歟抑中庸之三
言大小同歟異歟
自衆人所公共言之謂之道自道有諸身言之謂之德
大莫能載小莫能破所以見道之大小德川流大德敦
化所以見聖人之德與天地同其大兩章雖兼大小言
之其實皆所以形容其大也此其所以言夫天地之大

而不言小歟

中庸言率性盡性尊德性孟子言知性養性忍性

二書之所謂性其亦有不同者乎盡性聖人之事

忍性又聖賢之事知之與率尊之與養學者之用

功其亦有同乎

性為實理賦予於天盡之尊之知之養之則存乎其人

盡兼知行而言謂知之盡而行之至也知性專以知言

尊德性與養性專以存養言若率性謂道則言道之所

以得名者循其性之自然而各有條理之謂率非用力之謂也至於忍性則又指氣禀食色之性言非性善之性也

中庸言其次致曲曲能有誠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唯天下至誠為能化孟子曰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中庸以能化為至誠之功孟子以能動為至誠之功何歟

中庸論至誠之效語其詳孟子述至誠之效摘其要然動者化之漸化者動之極未有動而不至於化化而不本於動者

中庸言率性盡性尊德性孟子言知性養性忍性孟子盡性知性則先知性而後盡心存心養性則

先心後性何歟

盡心之盡非用力之謂乃平時功夫已至到此方盡故必先知性而能盡心性得所養以能操持此心不為外

物所誘然後吾心之理不為物欲所戕故必先存心而後能養性

中庸譬如行遠必自邇孟子道在邇而求諸遠論語仁遠乎哉又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如何

中庸行遠自邇之言使循序而進由近以趨於遠孟子之言戒人躐等而進勿舍近而慕遠論語之言以為道本至近恐人苦其遠

中庸言至誠無息不息則久久則徵徵則悠遠悠

遠則博厚博厚則高明下言博厚所以載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又先博厚而後悠久何歟先儒以久為内以悠久兼内外又何歟悠遠而後高厚高厚而後悠久其先後不同以此久者常於中悠遠者驗於外故合悠久言之則為兼内外

中庸言仲尼祖述堯舜是夫子之道即堯舜之道也而曾子稱夫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孟子稱堯舜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其何以不同

孝弟就事言忠恕就心言忠恕與孝弟非二物是故愛親敬長表裏如一是即所以為忠親吾親以及人之親長吾長以及人之長視人已如一是即所以為恕夫子之道果何以異於堯舜哉且人道莫大於愛敬愛親所以為仁敬長所以為義二者根於天性堯舜人倫之至亦率是而已豈能加毫末於性分之外哉夫子所以體諸身者曰入則事父兄出則事公卿所以淑諸人者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其於仁義諄諄然不釋諸口孰謂

夫子之道非祖述堯舜者哉

中庸言惟天下至誠為能化又言惟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以至盡人之性盡物之性而贊化育又曰惟天下至誠為能經綸天下之大經而終於知化育其言至誠之能若異何歟其於化育一則曰贊一則曰知又何歟

化非至誠不能盡性以至於贊化育經綸大經以至於知化育非至誠亦莫之能也其所能雖異其為至誠則

同贊化育猶以人助天知化育則脗合默契而聖人即天矣

中庸言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程子謂五者廢其一非學也論語謂學而不思思而不學中庸尊德性而道問學則遺其三子夏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則遺其二何歟夫子又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又專言學而遺其四又何歟

論其節目之詳則學問思辨行五者不容廢其一摘其要則有三學者習諸已行在其中矣問者資諸人辨在其中矣思則反求其理於心又學問之根柢也故子夏以博學切問近思言夫子學而不思思而不學以心與事對言中庸道學問以人已對言至於思不如學則又為思而不學者言之蓋論其詳則有五舉其要則或三或二又約而言之則學之一字足以該之

中庸曰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子夏博學而篤

志切問而近思即好學近知之事也未及乎力行爲仁而曰仁在其中何歟

中庸以生而知之者爲知則學知者爲近乎知以安而行之者爲仁則力行者足以近乎仁子夏博學篤志切問近思雖未及乎力行而爲仁然能從事於此則心不外馳而所存自熟故曰仁在其中

四書經疑貫通卷七

欽定四庫全書

四書經疑貫通卷八

元　王充耘　撰

中庸曰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孟子曰誠者天之道思誠者人之道程子曰忠者天道恕者人道思孟以誠者言天道而程子以忠言之以誠之思誠言人道而程子又以恕言之何也程子又曰此與違道不遠異者動以天爾又兼忠恕以言天道何也

天道人道之言本於中庸孟子述中庸之言而程子又倣中庸以立言者也蓋天者出於自然人者由於用力以誠者與誠之者對言則誠者自然故為天道誠之者用力故為人道以忠與恕對言則忠者盡己而無妄故為天道恕者推己以及物故為人道以聖人之忠恕與學者之忠恕對言則聖人之忠恕出於自然故云動以天學者之忠恕本於用力故云動以人大抵自然者皆可以言天道用力者皆可以言人道

中庸曰三者天下之達德所以行之者一也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言生知學知困知曰及其知之一也言安行利行勉强而行曰及其成功一也所謂一者同歟異歟

前言所以行之者一則所謂一者誠一之義後言及其成功及其知之一也則一又為齊同之義其言一也雖同而所謂一之旨則異

中庸曰力行近乎仁論語曰剛毅木訥近仁孟子

曰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其言近不同何歟

力行以為學言剛毅木訥以質言强恕而行以事言其所指雖不同其近仁則一也

中庸二十章言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二十九章又曰質諸鬼神而無疑知天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知人也知天知人其旨何歟

因事親而言知人則所謂人者指賢者言因知人而言

知天則所謂天者專指親親尊賢降殺之理言後章所謂知天知人則專指天人之理而言爾

中庸二十章首言思脩身不可以不事親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章末反身不誠不順乎親而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或言脩身必先事親或言順親必先誠身其先後不同何歟或泝而至於知天知人或泝而至於明善其言各異又何歟

誠身與脩身不同順親與事親亦異脩與事自用功處言順與誠自效驗處言究用力之始則必先盡親親之仁而後足以脩其身泝成功之由則凡巳之愛敬一出於真實無妄而後足以順乎親事親溯而至於知天知人所以知其理誠身溯而至於明善亦所以明其理蓋理出於天而具於人無非至善所謂明者明乎此而巳所謂知者亦知乎此而巳

中庸言知者過之賢者過之先儒謂知者知之過

賢者行之過論語言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先儒曰狂者知之過狷者行之過然則狂者其知者歟狷者其賢者歟

道以中庸為至而知者過之以其深求隱僻之理務欲知人之所不必知傷於鑿而非所以為中庸也賢者過之以其過為詭異之行欲行人之不能行淪於怪而亦非所以為中庸也若狂狷者則異於是狂者志願太高而行不掩是其所行不及乎其所知故以為知之過然

非知者之過也狷者知未及而守有餘是其所知不及乎其所行故以為行之過然非賢者之過也然聖賢之取狷者亦取其能有所不為葢能守者耳非過於行者也

中庸言知者過之愚者不及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論語言師也過商也不及先儒謂賢知之過雖若勝於愚不肖之不及然其失中一也然則師其賢知商其愚不肖歟

道以中庸為至而人之資禀鮮有不偏賢知者必失之太過愚不肖者必失之不及子張之在聖門每好為過高是固賢知者之流子夏每失於不及是固愚不肖者之類然中庸泛言人品有此三等自未嘗學問者而言若子張子夏得聖人為之依歸抑其過引其不及豈終為賢知愚不肖者哉

中庸言脩身以道則曰仁者人也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又曰仁人心也所謂仁者同

歟異歟中庸則以仁者人也對義者宜也言孟子又以人心對人路言中庸既曰脩道以仁而孟子又曰合而言之道也抑有說歟

中庸因論道而及於仁孟子因言仁而及於道其實仁即所以為道道即所以為仁但謂之仁者人也則以人為仁之訓謂之仁也者人也則以人之身對仁之理此為小不同耳以人訓仁見仁即人所以為人之理以心言仁又以見此理不外乎心而其所以為仁則固未嘗

有異也中庸訓其名義則以仁訓人而宜訓義孟子論其切於人身則以義為人路而仁為人心言有所主也孟子汎論其理則人與仁合而為道中庸論其行事則脩身必始於待仁要之仁與道其名義雖各不同貫而通之其理未嘗不一

篤恭而天下平者乃聖德自然之應中庸之極功也樊遲問仁章謂推而達之則篤恭而天下平子路問君子章謂脩己以安百姓篤恭而天下平二

章之旨不同先儒皆以篤恭而天下平言何也

篤恭本乎吾身而治平之效見於天下此固非聖人不能然論其本則居處之恭脩己之敬其與篤恭之恭亦何以異哉能推而達之固可以平天下

中庸言君子之道費而隱章內專言費而不及隱正以隱在費之中至十六章又兼費隱而言然則費之外別有所謂隱歟

道無不在而無形聲之可驗故云君子之道費而隱而

又引鬼神以明之鬼神視不見而聽不聞謂之隱可也然體物如在所以見其為費雖體物而不可遺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然實未嘗有聲之可聞有形之可覩則固未嘗不隱也謂之費而隱者蓋如此而何嘗謂費之外别有隱乎

中庸曰成已仁也成物知也孟子曰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先儒謂學不厭所以成已教不倦所以成物一則成已屬仁而成物屬知一則成物屬

仁而成已屬智不同何歟

成德以仁為先進學以智為先然二者又各有所重而有賔主之分不但為成德入德之殊而已

中庸首言性道教其下即以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言而遺性教至二十一章則止言性教而不及道何歟十六章之章句則曰此前三章以其費之小者言此後三章以其費之大者言此章兼費隱包小大而言至二十章則曰包費隱兼小大以終

十二章之意小大費隱以道之體用言也性之與教豈無小大費隱而何以不言歟曰兼曰包其義復不同又何歟

中庸為傳道之書故一篇之中專以道為主性為道之大原本於天者也教為道之形著成於人者也故首章言性道教而其下專言道性教不外乎道也二十一章言性教而不言道以道不外乎性教也蓋性而有此道者聖人也由教而入道者賢人也道無不包語大語小

無不在而不可以形跡求故曰費而隱性妙於無形不可以言費教著於有跡不可以言隱此道所以言費隱小大而性教不可以費隱小大言也對舉而並言之則曰兼舉此以該彼則曰包十六章言費言隱而不言小大故曰兼費隱包小大二十章言小大而不言費隱故曰包費隱兼小大

中庸二十章言三知三行三近先儒曰生知安行者知也學知利行者仁也困知勉行者勇也又言

三知為知三行為仁三近者勇之次也三知為知困知亦知也三行為仁勉行亦仁也於好學止言近知力行止言近仁困知勉行何以異於力行歟既曰困知勉行者勇也又言三近為勇之次好學力行果不及於困知勉行者歟困知為知勉行為仁而又謂之勇何也且好學既近知力行既近仁又皆以為勇之次又何歟

中庸之道非知無以知之非仁無以行之非勇無以强

之故知仁勇三者所以造道而成德者也以其分而言則知者屬知行者屬仁所以造乎知行之極者為勇又以其等而言則生知安行者既為生知自能安行所重在於知而為知學知利行者既為學知必須力行所重在於行而為仁困而知勉而行知行各須致力所以為勇要知生而知之者知也學知者不及於生知近乎知而已安而行之者仁也利行者不及於安行近乎仁而已生知安行者勇也學知利行者恥不及於生知安行困知

勉行者恥不及於學知利行近乎勇者也雖近乎知是亦知之屬則謂困知為知亦可也雖近乎仁是亦仁之屬則謂勉行為仁亦可也而非以為好學不逮於困知而力行不及於勉行也知仁兼至者為勇則近知近仁者為勇之次亦宜矣

中庸十二章曰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先儒謂此一節子思喫緊為人處活潑潑地又曰與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同活潑潑地何歟謝氏

又引夫子與點之意何歟

道無不包而無迹可見然因其有形之粗足以得其無形之妙是故鳶飛戾天魚躍于淵其飛其躍是孰使之然哉飛與躍可見而所以飛所以躍者不可見然即其可見者觀之而不可見者已瞭然於心目之間矣故程子以為此子思喫緊為人處活潑潑地者此譬之孟子之論氣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第言用力之方而不言氣得其養之效然其所不言者已躍然於心目之間矣

夫子與點亦以點之所言者童冠風雩詠歸之樂耳而其胷次與天地萬物上下同流各得其所之妙隱然自見於言外其與子思鳶飛魚躍之意何以異哉不必泥其言之異同但能即其所已言而得其所不言則思過半矣

中庸二十一章曰誠者天之道是誠與道為一二十五章曰誠者自成道自道又分誠與道為二何歟十六章鬼神之德曰誠之不可揜是誠與鬼神

為一至二十四章曰至誠如神又分誠與鬼神為

二何歟原闕

中庸十二章言君子之道費而隱二十七章言大哉聖人之道其下皆言大無不包小無不貫而一以為君子之道一以為聖人之道何歟且前章及

其至也雖聖人有所不知不能後章繼之以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然則君子之道聖人有所不能盡而聖人之道君子反能之何歟

詳味此書之旨前章汎以道之在天下者言之乃衆人所公共故云君子之道明君子而後能中庸小人則反之矣後章則自成德而言乃君子能體此道於身大無不包小無不備而可以為聖人矣故云聖人之道是故極其遠大而言則發育萬物以聖人體道之至而能使

萬物遂其生其峻極于天以聖人有道而能使天地安其所也是其大也何所不至自其近小言之則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皆充足有餘蓋聖人動容周旋中禮無少欠缺是其小也何莫不有此所謂大小皆自道有於身者言非前章汎言大小莫不有道之比也是故汎言道在天下無不有則聖人或有所不能盡若聖人以身體道大小各極其至則君子亦可以企而及之蓋言學聖之事也故繼以君子尊德性道問學之條目

四書經疑貫通卷八